北齊書

八



列傳第二十八　北齊書三十六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邢邵

邢邵字子才河閒鄚人魏太常貞之後父虬魏光祿卿小字吉少時有避遂不行名年五歲魏吏部郎清河崔亮見而奇之曰此子後當大成位望通顯十歲便能屬文雅有才思聰明彊記日誦萬餘言族兄巒有人倫鑒謂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兒非常人也少在洛陽會天下無事與

時名勝專以山水遊宴為娛不暇勤業嘗因霖
雨乃讀漢書五日略能遍記之後因飲讌倦方
廣尋經史五行俱下一覽便記無所遺忘文章
典麗既贍且速年未二十名動衣冠嘗與右北
平陽固河東裴伯茂從兄罘河南陸道暉等至
北海王昕舍宿飲相與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
奴處旦日奴行諸人求詩不得邵皆為誦之諸
人有不認詩者奴還得本不誤一字諸人方之
王粲吏部尚書隴西李神儁大相欽重引為忘年

之交釋巾爲魏宣武挽郎除奉朝請遷著作佐郎深爲領軍元乂所禮乂新除還尚書令神儁與陳郡袁翻在席乂令邵作謝表須臾便成以示諸賓神儁曰邢邵此表足使袁公變色孝昌初與黃門侍郎李琰之對典朝儀自孝明之後文雅大盛邵雕蟲之美獨步當時每一文初出京師爲之紙貴讀誦俄遍遠近于時袁翻與范陽祖瑩位望通顯文筆之美見稱先達以邵藻思華贍深共嫉之每洛中貴人拜職多憑邵爲

謝表嘗有一貴勝初受官大集賓食翻與邵俱在坐翻意主人託其爲讓表遂命邵作之翻甚不悦每告人云邢家小兒嘗客作章表自買黃紙寫而送之邵恐爲翻所害乃辭以疾屬尚書令元羅出鎭青州啓爲府司馬遂在青土終日酣賞盡山泉之致永安初累遷中書侍郎所作詔誥文體宏麗及爾朱兆入洛京師擾亂邵與弘農楊愔避地嵩高山普泰中兼給事黃門侍郎尋爲散騎常侍太昌初勅令恒直內省給御

史令覆按尚書門下事凡除大官先問其可否
然後施行除衛將軍國子祭酒以親老還鄉詔所
在特給兵力五人并令歲一入朝以備顧問丁母憂哀
毀過禮後楊愔與魏收及邵請置學奏曰世室明
堂顯於周夏一黌兩學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
著莫大之嚴宣布下土以彰則天之軌養黃髮以詢哲
言育青衿而敷教典用能享國長久風徽萬祀者
也爰曁亡秦改革其道坑儒滅學以蔽黔黎故
九服分崩祚終二世炎漢勃興更修儒術故西

京有六學之義東都有三本之盛逮自魏晉擾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絕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列校序於鄉黨敦詩書於郡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就弓劒弗追世宗統歷聿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板築續以水旱戎馬生郊雖逮爲山還停一簣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荆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跡城隍嚴固之重闕塼石之功墉構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非

所謂追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高
祖大造區夏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
若基址不脩仍同丘畎即使高皇神享闕於國
陽宗事之典有聲無實此臣子所以匪寧億兆
所以佇望也臣又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事既
任矣酬之以祿如此則上無曠官之譏下絕尸
素之謗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無教授之實何
異兔絲燕麥南箕北斗哉昔劉向有言王者宜
興辟雍陳禮樂以風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

法所以殺人而有司勤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臣以為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晏經國要重理應先營脫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以臣愚量宜罷尚方彫靡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功并減瑤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鐫琢之勞及諸事役非世急者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榭高墉嚴壯於外槐宮棘寺顯麗於中更

明古今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
元凱可得之於上庠游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
休歟靈太后令曰配饗大禮爲國之本比以戎
馬在郊未遑脩繕今四表晏寧當勑有司別議
經始累遷太常卿中書監攝國子祭酒是時朝
臣多守一職帶領二官甚少邵頓居三職並是
文學之首當世榮之世宗幸晉陽路中頻有甘
露之瑞朝臣皆作甘露頌尚書符令邵爲之序
及文宣皇帝崩凶禮多見訏訪勑撰哀策後授

特進卒邵率情簡素內行脩謹兄弟親姻之間稱為雍睦博覽墳籍無不通曉晚年尤以五經章句為意窮其指要吉凶禮儀公私諮稟質疑去惑為世指南每公卿會議事關典政邵援筆立成證引該洽帝命朝章取定俄頃詞致宏遠獨步當時與濟陰溫子昇為文士之冠世論謂之溫邢鉅鹿魏收雖天才豔發而年事在二人之後故子昇死後方稱邢魏焉雖望實兼重不以才位傲物脫略簡易不脩威儀車服器用充

事而已有齋不居坐卧恒在一小屋果餌之屬或置之梁上賓至下而共啖天姿質素特安異同士無賢愚皆能顧接對客或解衣覓蝨且與劇談有書甚多而不甚讐校見人校書常笑曰愚之甚天下書至死讀不可遍焉能始復校此且誤書思之更是一適妻弟李季節才學之士謂子才曰世間人多不聰明思誤書何由能得子才曰若思不能得便不勞讀書與婦甚踈未嘗寓宿自云嘗晝入內閤爲猶所吠言畢便撫手

大笑性好談賞又能閑獨公事歸休恒須賓客
自伴事寡嫂甚謹養孤子恕慈愛特深在兖州
有都信云恕疾便憂之廢寢食顏色貶損及卒
人士為之傷悲痛悼雖甚貧不再哭賓客弔慰
抆淚而已其高情達識開遣滯累東吳以還所
未有也有集三十卷見行於世子大寶有文情
孽子大德大道略不識字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　百藥　撰

魏收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也曾祖緝祖韶父子建字敬忠贈儀同定州刺史收年十五頗已屬文及隨父赴邊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滎陽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慙遂折節讀書夏月坐板床隨樹陰諷誦積年板床爲之鋭減而精力不輟以文華顯初除太學

博士及爾朱榮於河陰濫害朝士收亦在圍中以日晏獲免吏部尚書李神儁重收才學奏授司徒記室參軍永安三年除北主客郎中節閔帝立妙簡近侍詔試收為封禪書收下筆便就不立稾草文將千言所改無幾時黃門郎賈思同侍立深奇之帝曰雖七步之才無以過此遷散騎侍郎尋勑典起居注并修國史兼中書侍郎時年二十六孝武初又詔收攝本職文誥填積事咸稱旨黃門郎崔悛從齊神武入朝熏灼

於世收初不詣門㥄爲帝登祚赦云朕託體孝
文收嗤其率直正員郎李慎以告之㥄深憤忌
時節閔帝殂令收爲詔㥄乃宣言收普泰世出
入幃幄一日造詔優爲詞旨然則義旗之士盡
爲逆人又收父老合解官歸侍南臺將加彈劾
賴尚書辛雄爲言於中尉綦儁乃解收有賤生
弟仲同先未齒録因此怖懼上籍遣還鄉扶侍
孝武嘗大發士卒狩於嵩少之南旬有六日時
天寒朝野嗟怨帝與從官及諸妃主奇伎異飾

多非禮度收欲言則懼欲嘿不能已乃上南狩賦以諷焉時年二十七雖富言淫麗而終歸雅正帝手詔報焉甚見褒美鄭伯謂曰卿不遇老夫猶應逐兔初神武固讓天柱大將軍魏帝勑收爲詔令遂所請欲加相國讓品秩收以實對帝遂止收既未測主相之意以前事不安求解詔許焉久之除帝兄子廣平王贊開府從事中郎收不敢辭乃爲庭竹賦以致已意尋兼中書舍人與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齊譽世號三

才時孝武猜忌神武內有間隙收遂以疾固辭而免其舅崔孝芬怪而問之收曰懼有晉陽之甲尋而神武南上帝西入關收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昕使梁昕風流文辯收辭藻富逸梁主及其羣臣咸加敬異先是南北初和李諧盧元明首通使命二人才器並為鄰國所重至此梁主稱曰盧李命世王魏中興未知後來復何如耳收在館遂買吳婢入館其部下有買婢者收亦喚取遍行姦穢梁朝館司皆為之獲罪人稱

其才而鄙其行在途作聘遊賦辭甚美盛使還尚書右僕射高隆之求南貨於昕收不能如志遂諷御史中尉高仲密禁止昕收於其臺久之得釋及孫搴死司馬子如薦收召赴晉陽以爲中外府主簿以受旨乖忤頻被嫌責加以箠楚久不得志會司馬子如奉使霸朝收假其餘光子如因宴戲言於神武曰魏收天子中書郎一國大才願大王借以顏色由此轉府屬然未甚優禮收從叔季景有才學歷官著名並在收前

然收常所欺忽季景收初赴并頓丘李庶者故
大司農諧之子也以華辯見稱曾謂收曰霸朝
便有二魏收率爾曰以從叔見比便是耶輸之
比卿耶輸者故尚書令陳留公繼伯之子也愚
癡有名好自入市肆高價買物商賈共所嗤哦
收忽季景方之不遜例多如此收本以文才必
望頴脫見知位既不遂求修國史崔暹為言於
文襄曰國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業皆須具
載非收不可文襄啓收兼散騎常侍修國史武

定二年除正常侍領兼中書侍郎仍修史魏帝宴百僚問何故名人日皆莫能知收對曰晉議郎董勛荅問稱俗云正月一日爲鷄二日爲狗三日爲猪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時邢邵亦在側甚恧焉自爲魏梁和好書下紙每云想彼境内寧靜此率土安和梁後使其書乃彼自稱猶著此欲示無外之意收定報書云想境内清晏今萬國安和梁人復書依以爲體後神武入朝靜帝授相國固令收爲啓啓

成上王文襄時侍側神武指收曰此文當復爲
崔光四年神武於西門豹祠宴集謂司馬子如
曰魏收爲史官書吾善惡聞北伐時諸貴常餉
史官飲食司馬僕射頗曾餉不因共大笑仍謂
收曰卿勿見元康等在吾目下趨走謂吾以爲
勤勞我後世身名在卿手勿謂我不知尋加兼
著作郎收昔在洛京輕薄尤甚人號云魏收驚
蛺蝶文襄曾遊東山令給事黃門侍郎顥等宴
文襄曰魏收恃才無宜適須出其短往復數番

收忽大唱曰楊遵彥理屈已倒愔從容曰我綽
有餘暇山立不動若遇當塗恐翩翩遂逝當塗
者魏翩翩者蛺蝶也文襄先知之大笑稱善文
襄又曰向語猶微宜更指斥愔應聲曰魏收在
幷作一篇詩對衆讀訖云打從叔季景出六百
斛米亦不辨此遠近所知非敢妄語文襄喜曰
我亦先聞衆人皆笑收雖自申雪不復抗拒終
身病之侯景叛入梁寇南境文襄時在晉陽令
收爲檄五十餘紙不日而就又檄梁朝令送侯

景初夜執筆三更便成文過七紙文襄善之魏
帝曾季秋大射普令賦詩收詩末言尺書徵建
鄴折簡召長安文襄壯之顧諸人曰在朝今有
魏收便是國之光采雅俗文墨通達縱橫我亦
使子才子昇時有所作至於詞氣並不及之吾或意
有所懷忘而不語語而不盡意有未及收呈草
皆以周悉此亦難有又勑兼主客郎接梁使謝
珽徐陵侯景既陷梁梁鄱陽王範時爲合州刺
史文襄勑收以書喻之範得書仍率部伍西上

刺史崔聖念入據其城文襄謂收曰今定一州卿有其力猶恨尺書徵建鄴未効耳文襄崩文宣如晉陽令與黃門郎崔季舒高德正吏部郎中尉瑾於北第掌機密轉祕書監兼著作郎又除定州大中正時齊將受禪楊愔奏收置之別館令撰禪代詔冊諸文遣徐之才守門不聽出天保元年除中書令仍兼著作郎封富平縣子二年詔撰魏史四年除魏尹故優以祿力專在史閣不知部事初帝令羣臣各言爾志收曰臣願

得直筆東觀早成魏書故帝使收專其任又詔
平原王高隆之揔監之署名而已帝勑收曰好直
筆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始魏初鄧彥撰代
記十餘卷其後崔浩典史游允程駿李彪崔光
李琰之徒郄世修其業浩爲編年體彪始分作
紀表志傳書猶未出宣武時命邢巒追撰孝文
起居注書才太和十四年又命崔鴻王遵業補續
焉下訖孝明事甚委悉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
録三十卷收於是部通直常侍房延祐司空司

馬平元植國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書郎高孝
幹専揔斟酌以成魏書辨定名稱隨條甄舉又
捜採亡遺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表而上聞之
勑成一代大典凡十二紀九十二列傳合一百
一十卷五年三月奏上之秋除梁州刺史收以
志未成奏請終業許之十一月復奏十志天象
四卷地形三卷律曆二卷禮樂四卷食貨一卷
刑罰一卷靈徵二卷官氏二卷釋老一卷凡二
十卷續於紀傳合一百三十卷分爲十二帙其

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論前後二表一
啓焉所引史官恐其㚇逼唯取學流先相依附
者房延祐辛元植睦仲讓雖夙涉朝位並非史
才刀柔裴昂之以儒業見知全不堪編緝高孝
幹以左道求進修史諸人祖宗姻戚多被書錄
飾以美言收頗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沒其
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
天按之當使入地初收在神武時為太常少卿
修國史得陽休之助因謝休之曰無以謝德當

爲卿作佳傳休之父固魏世爲北平太守以貪虐爲中尉李平所彈獲罪載在魏起居注書云固爲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爾朱榮於魏爲賊收以高氏出自爾朱且納榮子金故減其惡而增其善論云若修德義之風則韋彭伊霍夫何足數時論既言收著史不平文宣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加論討前後投訴百有餘人云遺其家世職位或云其家不見記録或云妄有非毀收皆隨狀

荅之范陽盧斐父同附出族祖玄傳下頓丘李
庶家傳稱其本是梁國家人斐庶譏議云史書
不直收性急不勝其憤啓誣其欲加屠害帝大
怒親自詰責斐曰臣父仕魏位至儀同功業顯
著名聞天下與收無親遂不立傳博陵崔綽位
止本郡功曹更無事迹是收外親乃爲傳首收
曰綽雖無位名義可嘉所以合傳帝曰卿何由
知其好人收曰高允曾爲綽讚稱有道德帝曰
司空才士爲人作讚正應稱揚亦如卿爲人作

文章道其好者豈能皆實收無以對戰慄而已但帝先重收才不欲加罪時太原王松年亦謗史及斐庶並獲罪各被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盧思道亦抵罪然猶以羣口沸騰勑魏史且勿施行令羣官博議聽有家事者入署不實者陳牒於是衆口諠然號爲穢史投牒者相次無以抗之時左僕射楊愔右僕射高德正二人勢傾朝野與收皆親收遂爲其家竝作傳二人不欲言史不實抑塞訴辭終文宣世更不重論又尚

書陸操嘗謂愔曰魏收魏書可謂博物宏才有大功於魏室愔謂收曰此謂不刊之書傳之萬古但恨論及諸家枝葉親姻過爲繁碎與舊史體例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喪亂人士譜牒遺逸略盡是以具書其支派望公觀過知仁以免尤責八年夏除太子少傅監國史復參議律令三臺成文宣曰臺成須有賦愔先以告收收上皇居新殿臺賦其文甚壯麗時所作者自邢邵已下咸不逮焉收上賦前數日乃告邵邵後告

人曰收甚惡人不早言之帝曾遊東山勑收作
詔宣揚威德譬喻關西俄頃而訖詞理宏壯帝
對百寮大嗟賞之仍兼太子詹事收娶其舅女
崔昂之妹產一女無子魏太常劉芳孫女中書郎
崔肇師女夫家坐事帝並賜收為妻時人比之
賈充置左右夫人然無子後病甚恐身後嫡媵
不平乃殺二姬及疾瘳追憶作懷離賦以申意
文宣每以酣宴之次云太子性懦宗社事重終
當傳伍常山收謂楊愔曰古人云太子國之根

本不可動搖至尊三爵後每言傳位常山令臣
下疑貳若實便須決行此言非戲魏收既忝師
傅正當守之以死但恐國家不安愔以收言白
於帝自此便止帝數宴喜收每預侍從皇太子
之納鄭良娣也有司備設牢饌帝既酣飲起而
自毀覆之仍詔收曰知我意不收曰臣愚謂良
娣既東宮之妾理不須牢仰惟聖懷緣此毀去
帝大笑握收手曰卿知我意安德王延宗納趙
郡李祖收女爲妃後帝幸李宅宴而妃母宋氏

薦二石榴於帝前問諸人莫知其意帝投之收
曰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妃母欲子孫衆多帝大
喜詔收卿還將來仍賜收美錦二疋十年除儀
同三司帝在宴席口勑以爲中書監命中書郎
李愔於樹下造詔愔以收一代盛才難於率爾
久而未訖比成帝已醉醒遂不重言愔仍不奏
事竟寢及帝崩於晉陽驛召收及中山太守陽
休之參議吉凶之禮幷掌詔誥仍除侍中遷太
常卿文宣謚及廟號陵名皆收議也及孝昭居

中宰事命收禁中爲諸詔文積日不出轉中書
監皇建元年除兼侍中右光祿大夫仍儀同監
史收先副王昕使梁不相協睦時昕弟晞親密
而孝昭別令陽休之兼中書在晉陽典詔誥收
留在鄴蓋晞所爲收大不平謂太子舍人盧詢
祖曰若使卿作文誥我亦不言又除祖珽爲著
作郎欲以代收司空主簿李翥文詞士也聞而
告人曰詔誥悉歸陽子烈著作復遣祖孝徵文
史頓失恐魏公發背於時詔議二王三恪收執

王肅杜預義以元司馬氏為二王通曹備三恪詔諸禮學之官皆執鄭玄五代之議孝昭后姓元議恪不欲廣及故議從收又除兼太子少傅解侍中帝以魏史未行詔收更加研審收奉詔頗有改正及詔行魏史收以為直置秘閣外人無由得見於是命送一本付并省一本付鄴下任人寫之大寧元年加開府清河二年兼右僕射時武成酣飲終日朝事專委侍中高元海元海凡庸不堪大任以收才名振俗都官尚書畢

義雲長於斷割乃慮倚仗收畏避不能匡救
爲議者所譏帝於華林別起玄洲苑備山水臺
觀之麗詔於閣上畫收其見重如此始收與溫
子昇邢邵稍爲後進邵既被疎出子昇以罪幽
死收遂大被任用獨步一時議論更相訾毀各
有朋黨收每議陋邢邵文邵又云江南任昉文
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乃曰伊
常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昉任沈俱
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黃門郎顏之推

以二公意問僕射祖珽珽荅曰見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之優劣收以温子昇全不作賦邢雖有一兩首又非所長常云會須作賦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誌自許此外更同兒戲自武定二年已後國家大事詔命軍國文詞皆收所作每有警急受詔立成或時中使催促收筆下有同宿構敏速之工邢温所不逮其參議典禮與邢相埒既而趙郡公增年獲免收知而過之事發除名其年又以託附陳使封孝琰牒令其門客

與行遇崐崘舶至得奇貨猓然褥表美玉盈尺
等數十件罪當流以贖論三年起除清都君尋
遣黄門郎元文遥勑收旨卿舊人事我家最久
前者之罪情在可恕比令卿爲尹非謂美授但
初起卿斟酌如此朕豈可用卿之才而忘卿身
待至十月當還卿開府天統元年除左光禄大
夫二年行齊州刺史尋爲眞收以子姪少年申
以戒厲著枕中篇其詞曰吾曽覽管子之書其
言曰任之重者莫如身途之畏者莫如口期之

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途至遠期惟君子為
能及矣追而味之喟然長息若夫岳立爲董有
潛戴而不傾山藏稱固亦趨負而弗停呂梁獨
浚能行歌而匪惕焦原作險或躋踵而不驚九
陔方集故耿然而迅舉五紀當定想奮乎而上
征苟任重也有度則任之而愈固乘危也有術
蓋乘之而靡恤彼其遠而能通果應之而可必
豈神理之獨爾亦人事其如一嗚呼處天壤之
間勞死生之地攻之以嗜欲牽之以名利梁肉

不期而共臻珠玉無足而俱致於是乎驕奢仍
作危亡旋至然則上知大賢唯幾唯哲或出或
處不常其節其舒也濟世成務其卷也聲銷迹
滅玉帛子女椒蘭律呂諂諛無所先稱肉度骨
膏脣挑舌烈惡莫之前勳名共山河同久志業
與金石比堅斯蓋厚棟不撓遊刃者然逮於厥
德不常喪其金璞馳騖人世鼓動流俗挾湯日
而謂寒包嶸蹙而未足源不清而流濁表不端
而影曲嗟乎膠漆謂堅寒暑甚促反利而成害

化榮而就辱欣戚更來得喪仍續至有身禦魑
魅寃沉狴獄詎非足力不彊迷在當局孰可謂
車戒前傾人師先覺聞諸君子雅道之士遊遨
經術猒飫文史筆有奇鋒談有勝理孝悌之至
神明通矣審道而行量路而止自我及物先人
後已情無繫於榮悴心靡滯於慍喜不養望於
丘壑不待價於城市言行相顧愼終猶始有一
於斯鬱爲羽儀恪居展事知無不爲或左或右
則髦士攸宜無悔無吝故高而不危異乎勇

志退苟得患失射千金之産邀萬鍾之秩投烈
風之門趣炎火之室載躑而墜其貽宴或蹲乃
喪其貞吉可不畏歟可不戒歟門有倚禍事不
可不密墻有伏寇言不可而失宜諦其言宜端
其行言之不善行之不正鬼執彊梁人囚徑廷
幽奪其魄明夭其命不服非法不行非道公鼎
爲己信私玉非身寶過緇爲紺踰藍作青持繩
視直置水觀平時然後取未若無欲知止知足
庶免於辱是以爲必察其幾舉必慎於微知幾

慮微斯亡則稀旣察且愼福祿攸歸昔蘧瑗識
四十九非顏子隣幾三月不違跬步無已至於
千里覆一簣進及於萬仞故云行遠自卑可大
可久與世推移月滿如規後夜則虧槿榮于枝
望暮而萎夫奚益而非損孰有損而不害益不
欲多利不欲大唯居德者畏其甚體具者懼其
大道遵則君羣謗集任重而衆怨會其達也則尼
父栖遑其忠也而周公狼狽無曰人之我狹在
我不可而覆無曰人之我厚在我不可而咎如

山之大無不有也如谷之虛無不受也能剛能柔重可負也能信能順險可走也能知能愚期可久也周廟之人三緘其口漏卮在前欹器留後俾諸來裔傳之坐右其後羣臣多言魏史不實武成復勑更審收又回換遂爲盧同立傳崔綽返更附出楊愔家傳本云有魏以來一門而已至是加此八字又先云弘農華陰人乃改自云弘農以配王慧龍自云太原人此其失也尋除開府中書監武成崩未發喪在內諸公以後

主即位有年疑於赦令諸公引收訪馬收固執
宜有恩澤乃從之掌詔誥除尚書右僕射揔議
監五禮事位特進收奏請趙彥深和士開徐之
才共監先以告士開士開驚辭以不學收曰天
下事皆由王五禮非王不决士開謝而許之多
引文士令執筆儒者馬敬德熊安生權會實
之武平三年薨贈司空尚書左僕射謚文貞有
集七十卷收碩學大才然性褊不能達命體道
見當途貴遊每以言色相悅然提獎後輩以名

行爲先浮華輕險之徒雖有才能弗重也初河間邢子才及季景與收並以文章顯世稱大邢小魏言尤俊也收少子才十歲子才每曰佛助寮人之偉後收稍與子才爭名文宣貶子才曰爾才不及魏收收益得志自序云先稱溫邢後曰邢魏然收內陋邢心不許也收既輕疾好聲樂善胡舞文宣末數於東山與諸優爲獮猴與猗鬬帝寵狎之收與外兄博陵崔巖嘗以雙聲嘲收曰愚魏衰收收荅曰顏巖腥瘦是誰所生

羊頤猗頰頭團鼻平飯房笭籠着孔嘲玎其辯捷不拘若是既縁史筆多憾於人齊士之歲收冢被發棄其骨于外先養弟子仁表爲嗣位至尚書膳部郎中隋開皇中卒於温縣令

列傳第二十九　　北齊書三十七

此傳與北史同但不序世家又無論賛疑非正史

列傳第三十　北齊書四十八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　百藥　撰

辛術

元文遙

趙彥深

辛術字懷哲少明敏有識度解褐司空胄曹參軍與僕射高隆之共典營構鄴都宮室術有思理百工克濟再遷尚書右丞出為清河太守政有能名追授并州長史遭父憂去職清河父老

數百人詣闕請立碑頌德文襄嗣事與尚書左
丞宋遊道中書侍郎李繪等並追詣晉陽俱為
上客累遷散騎常侍武定八年侯景叛除東南
道行臺尚書封江夏縣男與高岳等破侯景擒
蕭明遷東徐州刺史為淮南經略齊天保元年
侯景徵江西租稅術率諸軍度淮斷之燒其稻
數百萬石還鎮下邳人隨術北渡淮者三千餘
家東徐州刺史郭志殺郡守文宣聞之勑術自
今所統十餘州地諸有犯法者刺史先啓聽報

以下先斷後表聞，齊代行臺兼揔人事，自術始也。安州刺史臨清太守盱眙、蘄城二鎮將犯法，術皆案奏殺之。睢州刺史及所部郡守俱犯大辟，朝廷以其奴婢百口及資財盡賜術，三辭不見許，術乃送詣所司，不復聞邢卲聞之，遺術書曰：昔鍾離意云孔子忍渴於盜泉，便以珠璣委地，足下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及王僧辯破侯景，術招攜安撫，城鎮相繼款附，前後二十餘州。於是移鎮廣陵，獲傳國璽，送鄴。文宣以璽告

於太廟此璽即秦所制方四寸上紐交盤龍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二漢相傳又傳魏晉懷帝敗没於劉聰聰敗没於石氏石氏敗晉穆帝永和中濮陽太守戴僧施得之遣督護何融送于建鄴歷宋齊梁梁敗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賢以璽投景南兖州刺史郭元建送于衎故衎以進焉尋徵爲殿中尚書領太常卿仍與朝賢議定律令遷吏部尚書食南兖州梁郡幹遷鄴以後大選之職知名者數四互有得失未

能盡美文襄帝少年高朗所弊者踈袁叔德沉
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流辨給取士失於浮
華唯術性尚貞明取士以才器循名責實新舊
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考之前後銓衡在術
最爲折衷甚爲當時所稱舉天保末文宣嘗令
術選百員官參選者二三千人術題目士子人
無謗讟其所旌擢後亦皆致通顯術清儉寡嗜
慾勤於所職未嘗暫懈臨軍以威嚴牧人有惠
政少愛文史晚更修學雖在戎旅手不釋卷及

定淮南凡諸貲物一毫無犯唯大收典籍多是
宋齊梁時佳本鳩集萬餘卷并顧陸之徒名畫
二王已下書法數亦不少俱不上王府唯入私
門及還朝頗以饋遺權要物議以此少之十年
卒年六十皇建二年贈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
青州刺史子閤卿尚書郎閤卿弟衡卿有識學
開府參軍事隋大業初卒於太常丞
元文遥字德遠河南洛陽人魏昭成皇帝六世
孫世五世祖常山王遵父曄有孝行父卒廬於

墓側而終文遥貴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
監諡曰孝文遥敏惠夙成濟陰王暉業每云此
子王佐才也暉業嘗大會賓客有人將何遜集
初入洛諸賢皆贊賞之河間邢卲試命文遥誦
之幾遍可得文遥一覽便誦時年十餘歲濟陰
王曰我家千里駒今定如何邢云此殆古未有
起家員外散騎常侍遭父喪服闋除太尉東閤
祭酒以天下方亂遂解官侍養隱於林慮山武
定中文襄徵為大將軍府功曹齊受禪於登壇

所受中書舍人宣傳文武號令楊遵彥每云堪
解穫侯印者必在斯人後忽被中旨幽執竟不
知所由如此積年文宣後自幸禁獄執手愧謝
親解所着金帶及御服賜之即日起爲尚書祠
部郎中孝昭攝政除大丞相府功曹參軍典機
密及踐祚除中書侍郎封永樂縣伯參軍國大
事及帝大漸與平秦王歸彥趙郡王叡等同受
顧託迎武成即位任遇轉隆歷給事黃門侍郎
散騎常侍侍中中書監天統二年詔特賜姓高

氏籍屬宗正第依例歲時入朝再遷尚書左僕射進
封寧都郡公侍中文遥歷事三主明達世務每臨
軒多命宣勑號令文武聲韻高朗發吐無滯然探
測上旨時有委巷之言故不爲知音所重齊因魏
朝宰縣多用廝濫至於士流恥居百里文遥以縣
令爲字人之切遂請革選於是密令搜揚貴游子
弟發敕用之猶恐其披訴總召集神武門令趙
郡王叡宣旨唱名厚加慰喻士人爲縣自此始也
既與趙彥深和士開同被任遇雖不如彥深清貞

守道又不爲士開貪淫亂政在於孟季之間然性和厚與物無競故時論不在彥深之下初文遥自洛遷鄴惟有地十頃家貧所資衣食而已魏之將季宗姓被侮有人冒相侵奪文遥即以與之及貴此人尚在乃將家逃竄文遥大驚追加慰撫還以與之彼人愧而不受彼此俱讓遂爲閑田至後主嗣位趙郡王叡妻定遠等謀出和士開文遥亦參其議叡見殺文遥由是出爲西兗州刺史詣士開別士開曰處得言地使元家兒作令僕

深媿朝廷既言而悔仍執手慰勉之猶慮文遥自
疑用其子行恭爲尚書郎以慰其心士開死自東
徐州刺史徵入朝竟不用卒行恭美姿貌有父風
兼俊才位中書舍人待詔文林館齊亡陽休之
等十八人同入關府稍遷司勳下大夫隋開皇中
位尚書郎坐事徙瓜州而卒行恭少頗驕恣文遥令
與范陽盧思道交遊文遥甞謂思道云小兒比日
微有所知是大弟之力然白擲劇飲甚得師風思
道荅云郎辭情俊邁自是克荷堂構而白擲劇飲

亦天性所得行恭弟行如亦聰慧早成武平末任著作佐郎

趙彥深自云南陽宛人漢太傅憙之後高祖父難為清河太守有惠政遂家焉清河後改為平原故為平原人也本名隱避齊廟諱改以字行父奉伯仕魏位中書舍人行洛陽令彥深貴贈司空彥深幼孤貧事母甚孝年十歲曾候司徒崔光光謂賓客曰古人觀眸子以知人此人當必遠至性聰敏善書計安閑樂道不雜交遊為雅論所歸服昧爽輒自掃門外不使人見率以

爲常初爲尚書令司馬子如賤客供寫書子如
善其無誤欲將入觀省舍隱靴無氈衣帽穿弊
子如給之用爲尚書令史月餘補正令史神武
在晉陽索二史子如舉彥深後拜子如開府參
軍超拜水部郎及文襄爲尚書令令選沙汰諸
曹郎隱以地寒被出爲滄州別駕辭不行子如
言於神武徵補大丞相功曹參軍專掌機密文
翰多出其手稱爲敏給神武曾與對坐遣造
軍令以手捫其額曰若天假卿年必大有所至

每謂司徒孫騰曰彥深小心恭慎曠古絶倫及神武崩祕喪事文襄慮河南有變仍自巡撫乃委彥深後事轉大行臺都官郎中臨發握手泣曰以母弟相託幸得此心既而內外寧靜彥深之力及還發喪深加褒美乃披郡縣簿為選封安國縣伯從征潁川時引水灌城城雉將沒西魏將王思政猶欲死戰文襄令彥深單身入城告喻即日降之便手牽思政出城文襄謂彥深曰吾昨夜夢獵遇一羣豕吾射盡獲之獨一大

豕不可得卿言當爲吾最須吏獲豕而進至是
文襄笑曰夢驗矣即解思政佩刀與彥深曰使
卿常獲此利文宣嗣位仍典機密進爵爲侯天
保初累遷祕書監以爲忠謹每郊廟必令兼太
僕卿執御陪乘轉大司農帝或巡幸即輔贊太
子知後事出爲東南道行臺尚書徐州刺史爲
政尚恩信爲吏人所懷多所降下所營軍處士
庶追思號趙行臺頓文宣爾書勞勉徵爲侍中
仍掌機密河清元年進爵安樂公累遷尚書左

僕射齊州大中正監國史遷尚書令為特進封宜陽王武平二年拜司空為祖珽所間出為西兗州刺史四年徵為司空轉司徒丁毋憂尋起為本官七年六月暴疾薨時年七十彥深歷事累朝常參機近溫柔謹慎喜怒不形於色自皇建以還禮遇稍重每有引見或升御榻常呼官號而不名也凡諸選舉先令銓定提獎人物皆行業為先輕薄之徒弗之齒也孝昭既執朝權羣臣密多勸進彥深獨不致言孝昭嘗謂王晞

云君言衆心皆謂天下有歸何不見彥深有語晞以告彥深不獲巳陳請其爲時重如此常遜言恭己未嘗以驕矜待物所以或出或處去而復還毋傅氏雅有操識彥深三歲傅便孀居家人欲以攺適自誓以死彥深五歲傅謂之曰家貧而小何以能濟彥深泣而言曰若天哀矜兒大當仰報傅感其意對之流涕及彥深拜太常卿還不脫朝服先入見毋跪陳幼小孤露蒙訓得至於此毋子相泣久之然後攺服後爲宜陽

國太妃彥深有七子仲將知名仲將沈敏有父
風溫良恭儉雖對妻子亦未嘗怠慢終日儼然
學涉羣書善草隸雖與弟書書字楷正云草不
可不解若施之於人即似相輕易若與當家中
卑幼又恐其疑所在宜爾是以必須隸筆彥深
乞轉以萬年縣子授之位給事黃門侍郎散騎
常侍隋開皇中位吏部郎終於安州刺史齊朝
宰相善始令終唯彥深一人然諷朝廷以子叔
堅爲中書侍郎頗招物議時馮子琮子慈明祖

琊子君信並相繼居中書故時語云馮祖及趙穢我鳳池然叔堅身材最劣

列傳第三十　　北齊書三十八

此卷與北史同





列傳第三十一　北齊書三十九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原撰

崔季舒

祖珽

崔季舒字叔正博陵安平人父瑜之魏鴻臚卿季舒少孤性明敏涉獵經史長於尺牘有當世才具年十七爲州主簿爲大將軍趙郡公琛所器重言之於神武神武親簡丞郎補季舒大行臺都官郎中文襄輔政轉大將軍中兵參軍甚

見親寵以魏帝左右須置腹心擢拜中書侍郎文襄爲中書監移門下機事揔管歸中書又季舒善音樂故内伎亦通隸焉内伎屬中書自季舒始也文襄每進書魏帝有所諫請或文辭繁雜季舒輒脩飾通之得申勸戒而已靜帝報荅霸朝恒與季舒論之云崔中書是我妳母轉黃門侍郎領主衣都統雖迹在魏朝而心歸霸府密謀大計皆得預聞於是賔客輻湊傾心接禮甚得名譽勢傾崔暹暹嘗於朝堂屏人拜之曰暹

若得僕射皆叔父之恩其權重如此時勳貴多
不法文襄無所縱捨外議以季舒及崔暹等所
爲甚被怨疾及文襄遇難文宣將赴晉陽黃門
郎楊休之勸季舒從行曰一日不朝其間容刀
季舒性愛聲色心在閑放遂不請行欲恣其行
樂司馬子如緣宿憾及尚食典御陳山提等共
列其過狀由是季舒及暹各鞭二百徙北邊天
保初文宣知其無罪追爲將作大匠再遷侍中
俄兼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大被恩遇乾明初

楊倩以文宣遺旨停其僕射遭母喪解任起服除光祿勳兼中兵尚書出爲齊州刺史坐遣人渡淮平市亦有贓賄事爲御史所劾會赦不問武成居藩曾病文宣令季舒療病備盡心力大寧初追還引入慰勉累拜度支尚書開府儀同三司昭陽殿敕令監造以判事式爲胡長仁密言其短出爲西兗州刺史爲進典籤於吏部被責免官又以詣廣寧王宅決馬鞭數十及武成崩不得預於哭泣久之除膠州刺史遷侍中開

府食新安河陰二郡幹加左光祿大夫待詔文
林館監撰御覽加特進監國史季舒素好圖籍
暮年轉更精勤兼推薦人士奬勸文學時議翕
然遠近稱美祖珽受委奏季舒揔監內作珽被
出韓長鸞以為珽黨亦欲出之屬車駕將適晉
陽季舒與張雕議以為壽春被圍大軍出拒信
使往還須禀節度兼道路小人或相驚恐云大
駕向并畏避南寇若不啓諫必動人情遂與從
駕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彥深唐邕段孝言

等初亦同心臨時疑貳季舒與爭未決長鸞遂奏去漢兒文官連名揔署聲去諫止向并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戮帝即召巳署官人集含章殿以季舒張雕劉逖封孝琰裴澤郭遵等爲首斬之殿庭長鸞令棄其屍於漳水自外同署將加鞭撻趙彥深執諫獲免季舒等家屬男女徙北邊妻女子婦配奚官小男下蠶室沒入貲產季舒大好醫術天保中於徙所無事更銳意研精遂爲名手多所全濟雖位望轉高未曾解怠

縱貧賤廝養亦為之療㾗子長君尚書右丞兵部郎中次鏡玄著作佐郎並流於遠惡未幾季舒等六人妻以年老放出後南安王思好更稱朝廷罪惡以季舒等見害為詞悉召六人兄弟子姪隨軍趣晉陽事敗長君等並從戮六人妻又追入官周武帝滅齊詔斛律光與季舒等六人同被優贈季舒贈開府儀同大將軍定州刺史云

祖珽字孝徵范陽狄道人也父瑩魏護軍將軍

班神情機警詞藻遒逸少馳令譽爲世所推起
家秘書郎對策高第爲尚書儀曹郎中典儀注
嘗爲冀州刺史万俟受洛制清德頌其文典麗
由是神武聞之時文宣爲幷州刺史署班開府
倉曹參軍神武口授班三十六事出而疏之一
無遺失大爲僚類所賞時神武送魏蘭陵公主
出塞嫁蠕蠕魏收賦出塞及公主遠嫁詩二首
班皆和之大爲時人傳詠班性踈率不能廉愼
守道倉曹雖云州局乃受山東課輸大文綾幷

連珠孔雀羅等百餘疋令諸嫗擲樗蒲調新曲招城市年少歌儛爲娛遊諸倡家與陳元康穆子容任冑元士亮等爲聲色之遊參軍元景獻故尚書令元世雋子也其妻司馬慶雲女是魏孝靜帝姑博陵長公主所生班忽迎景獻妻赴席與諸人遞寢亦以貨物所致其豪縱淫逸如此常云丈夫一生不負身已文宣罷州班例應隨府規爲倉局之間致請於陳元康元康爲白由是還任倉曹班又委體附參軍事攝典籤陸

子先并爲畫計請糧之際令子先宣教出粟十
車爲寮官捉送神武親問之班自言不受署歸
罪子先神武信而釋之班出而言曰此丞相天
縁明鑒然實孝徵所爲性不羈放縱曾至膠東
刺史司馬世雲家飲酒遂藏銅疊二面廚人請
搜諸客果於班懷中得之見者以爲深恥所乘
老馬常稱騮駒又與寡婦王氏姦通每人前相
聞往復裴讓之與班早狎於衆中嘲班曰卿班
那得如此詭異老馬十歲猶號騮駒一妻耳順

尚稱娘子于時喧然傳之後爲神武中外府功
曹神武宴寮屬於坐失金叵羅竇太后令飲酒
者皆脱帽於班髻上得之神武不能罪也後爲
祕書丞領舍人事文襄州客至請賣華林遍略
文襄多集書人一日一夜寫畢退其本曰不須
也班以遍略數秩質錢樗蒲文襄杖之四十又
與令史李雙倉督成祖等作晉州啓請粟三千
石代功曹參軍趙彦深宣神武教給城局參軍
過典籤事高景略疑其定不實密以問彦深彦

深答都無此事遂被推檢班即引伏神武大怒
決鞭二百配甲坊加鉗其穀倍徵未及科會并
州定國寺新成神武謂陳元康温子昇曰昔作
芒山寺碑文時稱妙絶今定國寺碑當使誰作
詞也元康伯薦班才學并解鮮卑語乃給筆札
就禁所具二日内成其文甚麗神武以其工而
且速特恕不問然猶免官散參相府文襄嗣事
以爲功曹參軍及文襄遇害元康被傷創重倩
班作書屬家累事并云祖喜邊有少許物宜早

索取斑乃不通此書喚祖喜私問得金二十五
鋌唯與喜二鋌餘盡自入己盜元康家書數千
卷祖喜懷恨遂告元康二弟叔諶季璩等叔諶
以語楊愔愔嚬眉答曰恐不益亡者因此得停
文宣作相斑擬補令史十餘人皆有受納據法
處絞上尋捨之又盜官遍略一部事發文宣付
從事中郎王士雅推檢并與平陽公淹令錄斑
付禁勿令越逸淹遣田曹參軍孫子寬往喚斑
受命便爾私逃黃門郎高德正副留臺事謀云

班自知有犯驚恐是常但宣一命向祕書稱奉
并州約束須五經三部仰丞親檢校催遣如此
則班意安夜當還宅然後掩取班果如德正圖
遂還宅薄晚就家掩之縛班送廷尉據犯枉法
處絞刑文宣以班伏事 先世諷所司命特寬其
罰遂奏免死除名天保元年復被召從駕依除
免例參於晉陽班天性聰明事無難學凡諸伎
藝莫不措懷文章之外又善音律解 四夷語及
陰陽占候醫藥之術尤是所長文宣帝雖嫌其

數犯憲而愛其才伎令直中書省掌詔誥班通
密狀列中書侍郎陸元規勑令裴英推問元規
以應對忤旨被配甲坊除班尚藥丞尋遷典御
又奏造胡桃油復爲割截免官文宣毎規之常
呼爲賊文宣崩普選勞舊除爲章武太守楊愔
等誅不之官授著作郎數上密啓爲孝昭所忿
勑中書門下二省斷班奏事班善爲胡桃油以
塗畫乃進之長廣王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孝
徵夢殿下乘龍上天王謂曰若然當使兄大富

貴及即位是爲武成皇帝擢拜中書侍郎帝於後園使珽彈琵琶和士開胡舞各賞物百段士開忌之出爲安德太守轉齊郡太守以母老乞還侍養詔許之會江南使人來聘爲中勞使尋爲太常少卿散騎常侍假儀同三司掌詔誥初珽於乾明皇建之時知武成陰有大志遂深自結納曲相祗奉武成於天保世頻被責心常銜之珽至是希旨上書請追尊太祖獻武皇帝爲神武高祖文宣皇帝改爲威宗景烈皇帝以悅

武成從之時皇后愛少子東平王儼願以爲嗣
武成以後主體正居長難於移易珽私於士開
曰君之寵幸振古無二宮車一日晚駕如欲何
以克終士開因求策焉珽曰宜說主上云襄宣
昭帝子俱不得立今宜命皇太子早踐大位以
定君臣若事成中宮少主皆德君此萬全計也
君此且微說令主上粗解珽當自外上表論之
士開許諾因有彗星出太史奏云除舊布新之
徵珽於是上書言陛下雖爲天子未是極貴按

春秋元命苞云乙酉之歲除舊革政今年太歲
乙酉宜傳位東宮令君臣之分早定且以上應
天道幷上魏獻文禪子故事帝從之由是拜祕
書監加儀同三司大被親寵既見重二宮遂志
於宰相先與黄門侍郎劉逖友善乃疏侍中尚
書令趙彥深侍中和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懼
不敢通其事頗泄彥深等先詣帝自陳大怒執
班詰曰何故毀我士開班因厲聲曰臣由士開
得進本無欲毀之意陛下今既問臣臣不敢不

以賓對士開文遥彦深等專弄威權控制朝廷與吏部尚書尉瑾內外交通共爲表裏賣官鬻獄政以賄成天下謌謡若爲有識所知安可聞於四裔陛下不以爲意臣恐大齊之業隳矣帝曰爾乃誹謗我班曰不敢誹謗陛下取人女帝曰我以其儉餓故收養之班曰何不開倉賑給乃買取將入後宮乎帝益怒以刀環築口鞭杖亂下將撲殺之大呼曰不殺臣陛下不得名若欲得名莫殺臣爲陛下合金丹遂少獲寬放班

又曰陛下有一范曾不用知可如何帝又怒曰爾自作范曾以我爲項羽邪珽曰項羽人身亦何由可及但天命不至耳項羽布衣率烏合衆五年而成霸王業陛下藉父兄資財得至此臣以項羽未易可輕臣何止方於范曾縱張良亦不能及張良身傳太子由因四皓方定漢嗣臣位非輔弼踈外之人竭力盡忠勸陛下禪位使陛下尊爲太上子居宸扆於巳及子俱保休祚蕞爾張良何足可數帝愈恚令以土塞其口珽

且吐且言無所屈撓乃鞭二[illegible]甲坊尋徙於
光州刺史李祖勳遇之甚厚別駕張奉禮希大
臣意上言班雖爲流囚常與刺史對坐勑報曰
牢掌奉禮曰牢者地牢也乃爲深坑置諸內苦
加防禁桎梏不離其身家人親戚不得臨視夜
中以蕪菁子燭熏眼因此失明武成崩後主憶
之就除海州刺史是時陸令萱外干朝政其子
穆提婆愛幸班乃遺陸媼弟悉達書曰趙彥深
心腹深沉欲行伊霍事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

不早用智士邪和士開亦以班能決大事欲以爲謀主故棄除舊怨虛心待之與陸媼言於帝曰襄宣昭三帝其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猶在帝位者實猶祖孝徵此人有大功宜報重恩孝徵心行雖薄奇略出人緩急眞可憑仗且其雙盲必無反意請喚取問其謀計從之入爲銀青光祿大夫祕書監加開府儀同三司和士開死後仍說陸媼出彥深以班爲侍中在晉陽通密啓請誅琅邪其計既行漸被任遇又太后之被幽

也班欲以陸媼爲太后撰魏帝皇太后故事爲
太姬言之謂人曰太姬雖云婦人寔是雄傑女
媧巳來無有也太姬亦稱班爲國師國寶猶是
拜尚書左僕射監國史加特進入文林館揔監
撰書封燕郡公食太原郡幹給兵七十人所住
宅在義井坊旁拓鄰居大事脩築陸媼自往案
行勢傾朝野斛律光甚惡之遥見竊罵云多事
乞索小人欲行何計數常謂諸將云邊境消息
處分兵馬趙令甞與吾等參論之盲人掌機密

來全不共我輩語止恐悞他國家事又班頗聞其言因其女皇后無寵以謡言聞上曰百外飛上天明月照長安令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問班證實又說謡太高山崩槲樹舉盲老翁背上下大斧多事老毋不得語班并太盲老翁是臣太與國同憂戚勸上行語其多事老毋以道女侍中陸氏帝以問韓長鸞穆提婆并令高元海叚士良密議之衆人未從因光府軍封士讓啓告光反遂滅其族班又附陸媼求爲領軍後主

許之詔須覆奏取侍中斛律孝卿署名孝卿密告高元海語侯呂芬穆提婆云孝徵漢兒兩眼又不見物豈合作領軍也明旦面奏具陳珽不合之狀并書珽與廣寧王孝珩交結無大臣體珽亦見帝令引入珽自分疏并與元海素相嫌必是元海譖臣帝弱顏不能諱曰然珽列元海共司農卿尹子華太府少卿李叔元平準令張叔略等結朋樹黨遂除子華仁州刺史叔元襄城郡太守叔略南營州錄事參軍陸媼又唱和

之復除元海鄭州刺史珽自是專主機衡揔知騎兵外事內外親戚皆得顯位後主亦令中要數人扶侍出入著紗帽直至永巷出萬春門向聖壽堂每同御榻論决政事委任之重羣臣莫比自和士開執事以來政體隳壞珽推崇高望官人稱職內外稱美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始奏罷京畿府併於領軍連百姓皆歸郡縣宿衛都督等號位從舊官名文武章服並依故事又欲黜諸閹豎及羣小輩推誠朝廷爲致治之

方陸媼穆提婆議頗同異珽乃諷御史中丞麗伯律令劾主書王子冲納賂知其事連穆提婆欲使贓罪相及望因此坐并及陸媼猶恐後主溺於近習欲因后黨爲援請以皇后兄胡君瑜爲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爲御史中丞陸媼聞而懷怒百方排毀即出君瑜爲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璧還鎮梁州皇后之廢頗亦由此王子冲釋而不問珽日益以疎又諸宦者更共譖毀之無所不至後主

問諸太姬憫嘿不對及三問乃下牀拜曰老婢合死本見和士開道孝徵多才博學言爲善人故舉之此來看之極是罪過人實難知老婢合死後主令韓長鸞檢案得出勑受賜十餘事以前與其重誓不殺遂解珽侍中僕射出爲北徐州刺史珽求見後主韓長鸞積嫌於珽遣人推出栢閤珽故求面見坐不肯行長鸞乃令軍士牽曳而出立珽於朝堂大加誚責上道後令追還解其開府儀同郡公直爲刺史至州會有陳

寇百姓多反珽不關城門守埤者皆令下城靜
坐街巷禁斷行人雞犬賊無所聞見者不測所
以疑惑人走城空不設警備珽忽然令大叫鼓
譟聒天賊大驚登時走散後復結陣向城珽乘
馬自出令録事參軍王君植率兵馬乃親臨戰
賊先聞其盲謂爲不能拒抗忽見親在戎行彎
弧縱鏑相與驚怪畏之而罷時穆提婆憾之不
已欲令城陷没賊雖知危急不追珽且戰且守
十餘日賊竟奔走城卒保全卒於州子君信涉

獵書史多諸雜藝位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中書郎琎出亦見廢免君信弟君彥容貌短小言辭澀訥少有才學隋大業中位至東平郡書佐郡陷翟讓因爲李密所得密甚禮之署爲記室軍書羽檄皆成其手及密敗爲王世充所殺琎弟孝隱亦有文學早知名詞章雖不逮兄亦機警有辯兼解音律魏末爲散騎常侍迎梁使時徐君房庾信來聘名譽甚高魏朝聞而重之接對者多取一時之秀乃盧元景之徒並降階

攝職吏遞司賔孝隱少處其中物議稱美孝隱從父弟茂頗有辭情然好酒性率不為時重大寧中以經學為本鄉所薦除給事以疾辭仍不復仕珽受任寄故令呼茂茂不獲已暫來就之珽欲為官茂乃逃去珽族弟崇儒少學有辭藻幹局知名武平末司州別駕通直常侍入周為容昌郡太守隋開皇初終宕州長史

列傳第三十一　北齊書三十九

列傳第三十二　北齊書四十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　百藥　撰

尉瑾字安仁父慶賓爲魏肆州刺史瑾少而敏悟好學慕善稍遷直後司馬子如執政瑾取其外

生皮氏女由此擢拜中書舍人既是子如姻戚數往參詣因與先達名輩微相款狎世宗入朝因命瑾在鄴北宮共高德正典機密肅宗輔政累遷吏部尚書世祖踐祚趙彥深本子如賓僚元文遙和士開並帝鄉故舊共相薦達任遇彌重又吏部銓衡所歸事多秘密由是朝之幾事頗亦預聞尋兼右僕射攝選未幾即眞病卒世祖方在三臺飲酒文遙奏聞遂命徹樂罷飲瑾外雖通顯內闕風訓閨門穢雜爲世所鄙然亦

能折節下士意在引接名流但不別之及官高
任重便大躁急省內郎中將論事者逆即瞋詈
不可諮承旣居大選彌自驕很子德載嗣
馮子琮信都人北燕主馮跋之後也父靈紹度
支郎中子琮性聰敏涉獵書傳爲肅宗除領軍
府法曹典機密攝庫部肅宗曾閱簿領試令口
陳子琮闇對無有遺失子琮妻胡皇后妹也遷
殿中郎加東宮管記又奉別詔令共胡長粲輔
導太子轉庶子天統元年世祖禪位後主世祖

御正殿謂子琮曰少君左右宜得正人以卿心存正直今以後事相委除給事黃門侍郎領主衣都統世祖在晉陽既居舊殿少帝未有別所詔子琮監造大明宮宮成世祖親自巡幸怪其不甚宏麗子琮對曰至尊幼年纂承大業欲令敦行節儉以示萬邦兼此北連天闕不宜過復崇峻世祖稱善及世祖崩僕射和士開先恒侍疾祕喪三日不發子琮問士開不發喪之意士開引神武文襄初崩並祕喪不舉至尊年少恐

王公有貳心意欲普建集涼風堂然後與公詳議時太尉録尚書事趙郡王叡先恒居內預帷幄之謀子琮素知士開忌叡及領軍臨淮王婁定遠恐其矯遺詔出叡外任奪定遠禁衛之權因荅云大行神武之子今上又是先皇傳位羣臣富貴者皆是至尊父子之恩但令在內貴臣一無改易王公已下必無異望世異事殊不得與霸朝相比且公出宮門已經數日升遐之事行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他變於是乃發喪元

文遥以子琮太后妹夫恐其獎成太后干政說趙郡王及士開出之拜鄭州刺史即令之任子琮除州非後主本意中旨殷勤特給後部鼓吹加兵五十人并聽將物度關至州未幾太后爲齊安王納子琮長女爲妃子琮因請假赴鄴遂授吏部尚書其妻侍親放縱請謁公行賄貨填積守宰除授先定錢帛多少然後奏聞其所通致事無不允子琮亦不禁制俄遷尚書左僕射仍攝選和士開居要日久子琮舊所附託卑辭

曲躬事事諮禀士開弟休與盧氏婚子琮檢校趨走與士開府寮不異是時内官除授多由士開奏擬子琮既侍内戚兼帶選曹自擅權寵頗生間隙琅邪王儼殺士開子琮與其事就内省絞殺之子琮微有識監及位望轉隆宿心頓改擢引非類以爲深交縱其子弟官位不依倫次又專營婚媾歷選上門例以官爵許之旬日便驗子慈正

赫連子悅字士欣勃勃之後也魏永安初以軍

功爲濟州別駕及高祖起義侯景爲刺史景本尒朱心腹子悅勸景起義景從之除林慮守世宗往晉陽路由是郡因問所不便悅荅云臨水武安二縣去郡遥遠山嶺重疊車步艱難若東屬魏郡則地平路近世宗笑曰卿徒知便民不覺損幹子悅荅云所言曰民疾苦不敢以私潤負心世宗云卿能如此甚善甚善仍勅依事施行在郡滿更徵爲臨漳令後除鄭州刺史于時新經河清大水民多逃散子悅親加恤隱戶口

益增治爲天下之最入爲都官尚書鄭州民八百餘請立碑頌德有詔許焉後以本官兼吏部子悅在官唯以清勤自守既無學術又闕風儀人倫清鑒去之彌遠一旦居銓衡之首大招物議由是除太常卿卒

唐邕字道和太原晉陽人其先自晉昌從焉父靈芝魏壽陽令邕少明敏有治世才具太昌初或薦於高祖命其直外兵曹典執文帳邕善書計彊記默識以幹濟見知擢爲世宗大將軍府

參軍及世宗崩事出倉卒顯祖部分將士鎮壓四方夜中召邕支配造次便了顯祖甚重之顯祖頻年出塞邕必陪從專掌兵機識悟閑明承變敵速自督將以還軍吏以上勞效由緒無不諳練每有顧問占對如響或於御前簡閱雖三五千人邕多不執文簿暗唱官位姓名未嘗謬誤七年於羊汾堤講武令邕總為諸節度事畢仍監宴射之禮是日顯祖親執邕手引至太后前坐於丞相斛律金之上啓太后云唐邕彊幹

一人當千仍別賜錦綵錢帛邕非唯彊濟明辨然亦善揣上意進取多途是以恩寵日隆委任彌重顯祖又嘗對邕白太后云唐邕分明彊記毎有軍機大事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實是異人一日之中六度賜物又嘗解所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弊十年從幸晉陽除兼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顯祖嘗登童子佛寺望并州城曰此是何等城或曰此是金城湯池天府之國帝云我謂唐邕

是金城此非金城也其見重如此其後語邕曰
卿劬勞既久欲除卿作州頻敕楊遵彥更求一
人堪代卿者遵彥云比遍訪文武如卿之徒實
不可得所以遂停此意卿宜勉之顯祖或時切
責侍臣不稱旨者觀卿等舉措不中與唐邕作
奴其見賞遇多此類肅宗作相除黃門侍郎於
華林園射特賜金帶寶器服玩雜物五百種天
統初除侍中并州大中正又拜護軍餘如故邕
以軍民教習田獵依令十二月月別三圍以爲

人馬疲弊奏請每月兩圍世祖從之後出為趙州刺史餘官如故世祖謂邕曰朝臣未有帶侍中護軍中正作州者以卿故有此舉放卿百餘日休息至秋閒當即追卿還右僕射又遷尚書令封晉昌王録尚書事屬周師來寇丞相高阿那肱率兵赴援邕配割不甚從允因此有隙肱譖之遣侍中斛律孝卿宣旨責讓留身禁止尋釋之車駕將幸晉陽勑孝卿揔知騎兵度支事多自決不相詢稟邕自恃從霸朝以來常典樞

要歷事六帝恩遇甚重一旦爲孝卿所輕負氣
鬱快形於辭色帝平陽敗後狼狽還鄴都邕懼
那肱譖之恨斛律孝卿輕己遂留晉陽與莫婁
敬顯等崇樹安德王爲帝信宿城陷邕遂降周
依例授儀同大將軍卒於鳳州刺史邕性識明
敏通解時事齊氏一代典執兵機凡是九州軍
士四方勇募彊弱多少番代往還及器械精麤
糧儲虛實精心勤事莫不諳知自大寧以來奢
侈糜費比及武平之末府藏漸虛邕度支取捨

夫有裨益然既被任遇意氣漸高其未經府寺
陳訴越覽詞牒條數甚多俱爲憲臺及左丞彈
糾並御注放免司空從事中郎封長業太尉記
室參軍平濤並爲徵官錢違限邕各杖背二十
齊時宰相未有撾撻朝士者至是甚駭物聽邕
三子長子君明開府儀同三司開皇初卒於應
州刺史次子君徹中書舍人隋順戎二州刺史
大業中卒於武賁郎將少子君德以邕降周伏
法齊朝因高祖作丞相府外兵曹騎兵曹入分掌

兵馬及天保受禪諸司監咸歸尚書唯此二曹不廢令唐邕白建主治謂之外兵省其後邕建位望轉隆各爲省主令中書舍人分判二省事故世稱唐白云

白建字彥舉太原陽邑人也初入大丞相府騎兵曹典執文帳明解書計爲同局所推天保十年兼中書舍人肅宗輔政除大丞相騎兵參軍河清三年突厥入境代忻二牧悉是細馬合數萬匹在五臺山北栢谷中避賊退後勑建就彼檢

校續使人詣建間領馬送定州付民養飼建以
馬久不得食瘦弱遠送恐多死損遂違勅以便
宜從事隨近散付軍人啓知勅許焉戎乘無損
建有力焉武平末歷特進侍中中書令建雖無
他才勤於在公屬王業始基戎寄爲重建與唐
邕俱以典執兵馬致位卿相晉陽國之下都每
年臨幸徵詔差科責成州郡本藩寮佐爰及守
宰諮承陳請趨走無暇諸子幼稚俱爲州郡主
簿新君選補必先召辟男婚女嫁皆得勝流當

世以爲榮寵之極武平七年卒

列傳第三十二　北齊書四十

北齊書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高保寧

暴顯字思祖魏郡斥丘人也祖喟魏琅邪太守朔州刺史因家邊朔父誕魏恒州刺史左衛將軍樂安公顯幼時見一沙門指之曰此郎子有好相表大必爲良將貴極人臣語終失僧莫知所去顯少經軍旅善於騎射曾從魏孝莊帝出獵一日之中手獲禽獸七十三孝昌二年除羽林監中興元年除襄威將軍晉州車騎府長史後從高祖於信都舉義授中堅將軍散騎侍郎帳內

大都督加安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屯留縣開國侯天平二年除渤海郡守元象元年除雲州大中正兼武衛將軍加鎭東將軍二年除北徐州刺史當州大都督從高祖與西師戰於邙山高祖令顯守河橋鎭據中潬城武定二年除征南將軍廣州刺史侯景反於河南爲景所攻顯率左右三十餘騎突出賊營拔難歸國時高岳慕容紹宗等即配顯士馬隨岳等破景於渦陽武定六年拜太府卿從世宗平王思政於潁川授潁州刺史七年

轉鄭州刺史八年加驃騎將軍進侯爲公通前食邑一千三百戸天保元年加衛大將軍刺史如故三年與清河王高岳襲歷陽取之爲贓貨解鄭州大理禁止處斷未訖爲合肥被圍遣與步汗薩慕容儼等同攻梁北徐州擒刺史王彊梁秦州刺史嚴超達戰於涇城破之五年授儀同三司其年又與高岳南臨漢水攻下梁西楚州獲刺史許法光于時梁將蕭循與侯瑱等圍慕容儼於郢州復以顯爲水軍大都督從攝口入江救之師還加開府儀

同三司賞帛五百疋十年食幽州范陽郡幹乾
明元年除車騎大將軍皇建元年轉封樂安郡
開國公三年除趙州刺史河清元年遷洛州刺
史二年復除朔州刺史秩滿歸天統元年加特
進驃騎大將軍封定陽王四年卒年六十六
皮景和琅邪下邳人也父慶賓魏淮南王開府
中兵參軍事正光中因使懷朔遇世亂因家廣
寧之石門縣景和少通敏善騎射初以親信事
高祖後補親信副都督武定二年征步落稽世

宗疑賊有伏兵令景和將五六騎深入一谷中值
賊百餘人便共格戰景和射數十人莫不應弦
而倒高祖嘗令景和射一野豕一箭而獲之深
見嗟賞除庫直正都督天保初授假節通州刺
史封永寧縣開國子後從襲庫莫奚加左右
大都督又從度黃龍征契丹定稽胡尋從討
茹茹主菴羅辰於陘北又從平茹茹餘燼景和
蹻捷有武用每有戰功十年食安樂郡幹乾明
元年除武衛將軍兼給事黃門侍郎肅宗作相

以本官攝大丞相府從事中郎大寧元年除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武衛大將軍尋加開府二年出爲梁州刺史三年突厥圍逼晉陽令景和馳驛赴京督領後軍赴并州未到聞賊已退仍除領左右大將軍食齊郡幹又除并省五兵尚書天統元年遷殿中尚書二年除侍中景和於武職之中兼長吏事又性識均平故頻有美授周通好之後冠蓋往來常令景和對接每與使人同射百發百中甚見推重武平中詔獄多令中黃門

等監治恒令景和按覆據理執正由是過無枉濫後除特進中領軍封廣漢郡開國公又隨斛律光率衆西討尅姚白亭二城別封永寧郡開國公又除領軍將軍又從軍拔宜陽城封開封郡開國公琅邪王之殺和士開也兵指西闕内外惶惑莫知所爲景和請後主出千秋門自號令事平除尚書右僕射趙州刺史尋遷河南行臺尚書右僕射洛州刺史陳將吳明徹寇淮南令景和率衆拒之除領軍大將軍封文城郡王

轉食高陽郡幹軍至祖口值土人陳暄等作亂景和平之又有陽平人鄭子饒詐依佛道設齋會用米麪不多供贍甚廣密從地藏漸出餅飯愚人以為神力見信於魏衛之間將為逆亂謀泄掩討漏逸乃潛度河聚衆數千自號長樂王已破乘氏縣又欲襲西兗州城景和自南兗州遣騎數百擊破之斬首二千餘級生擒子饒送京師烹之及吳明徹圍壽陽勑令景和與賀拔伏恩等赴救景和以尉破胡軍始喪敗怯懦不

敢進頓兵淮口頻有勑使催促然始度淮屬壽
陽已陷狼狽北還器械軍資大致遺失陳將蕭
摩訶率步騎於淮北倉陵城截之景和得整旅
逆戰摩訶退歸是時拒吳明徹者多致傾覆唯
景和全軍而還由是獲賞除尚書令別封西河郡開
國公賜錢二十萬酒米十車時陳人聲將度淮
令景和停軍西兗州爲拒守節度武平六年病卒
年五十五贈侍中使持節都督定常朔幽定平
六州諸軍事太尉公錄尚書事定州刺史長

子信機悟有風神微涉書傳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武衛將軍於勳貴子弟之中稱其識鑒於并州降周軍授上開府軍正大夫隋開皇中卒於洮州刺史少子宿達武平末太子齋帥有才藻撿行開皇中通事舍人丁母憂起復將赴京辭靈慟哭而絕久而獲蘇不能下食三日致死

鮮于世榮漁陽人也父寶業懷朔鎮將武平初贈儀同三司祠部尚書朔州刺史世榮少而沉敏有器幹興和二年爲高祖親信副都督稍遷平

西將軍賜爵石門縣子後頻從顯祖討茹茹破稽胡又從高岳平郢州除持節河州刺史食朝歌縣幹尋爲肅宗丞相府諮議參軍皇建中除儀同三司武衞將軍天統二年加開府又除鄭州刺史武平中以平信州賊除領軍將軍轉食上黨郡幹從平高思好封義陽王七年後主幸晉陽令世榮以本官判尚書右僕射事貳北平王北宮留後尋有勑令與吏部尚書袁聿修在尚書省檢試舉人爲乘馬至雲龍門外入省

北門爲憲司舉奏免官後主圍平陽除世榮領軍將軍周師將入鄴除領軍大將軍太子太傅於城西拒戰敗被擒爲周武所殺世榮雖武人無文藝以朝危政亂每竊歎之見徵稅無厭賜與過度發言歎惜子子貞武平末假儀同三司

綦連猛字武兒代人也其先姬姓六國末避亂出塞保祁連山因以山爲姓北人語訛故曰綦連氏父元成燕郡太守猛少有志氣便習弓馬永安三年尒朱榮徵爲親信至洛陽榮被

害即從尒朱世隆出奔建州仍從尒朱兆入洛
其年又從兆討紇豆陵步藩補都督普泰元年
加征虜將軍中散大夫猛父母兄弟皆在山東
尒朱京纏欲投高祖謂猛曰王以尒父兄皆在
山東每懷不信尒若不走今夜必當殺尒可走
去猛以素蒙兆恩拒而不從京纏曰我今亦欲
尒從我不猛又不從京纏乃舉稍曰尒不從我
必刺尒猛乃從之去城五十餘里即背京纏復歸
尒朱及兆敗乃歸高祖高祖問曰尒朱京纏將尒投

我尒中路背去何也猛乃具陳服事之理不可貳心高祖曰尒莫懼服事人法湏如此遂補都督步落稽等起逆在覆釡山使猛討之大捷特被賞賚元象元年從高祖向河陽與周文帝戰於邙山二年除平東將軍中散大夫其年又轉中外府帳内都督賞邙山之功封廣興開國君五年梁使來聘云有武藝求訪北人欲與相角世宗遣猛就館接之雙帶兩鞬左右馳射兼共試力挽彊梁人引弓兩張力皆三石猛遂併取四

張疊而挽之過度梁人嗟服之其年除撫軍
將軍別封石城縣開國子食肆州平寇縣幹天
保元年除都督東秦州刺史別封雍州京兆郡
覆城縣開國男從顯祖討契丹大獲户口又隨
斛律敦北征茹茹敦令猛輕將百騎深入覘候
還至白道與軍相會因此追躡遂大破之賚帛
三百叚七年除武衛將軍儀同三司九年轉武
衛大將軍乾明初加車騎大將軍皇建元年封
石城郡開國伯尋進爵爲君二年除領左右大

將軍從肅宗討奚賊大捷獲馬二千疋牛羊三万頭河清三年加開府突厥侵逼晉陽勑猛將三百騎覘賊遠近行至城北十五里遇賊前鋒以敵衆多遂漸退避賊中有一驍將超出來鬭猛遥見之即亦挺身獨出與其相對俯仰之間刺賊落馬因即斬之三年别封武安縣開國君加驃騎大將軍天統元年遷右衛大將軍乃奉世祖勑恉令在嗣主左右兼知内外機要之事三年除中領軍四年轉領軍將軍别封義寧

縣開國君五年除并省尚書左僕射餘如故除并省尚書令領軍大將軍封山陽王猛自和士開死後漸預朝政疑議與奪咸亦咨禀趙彥深以猛武將之中頗疾姦佞言議時有可采故引知機事祖珽既出彥深以猛為趙之黨與乃除光州刺史已發至牛蘭忽有人告和士開被害日猛亦知情遂被追止還入內禁留簿錄家口尋見釋削王爵止以開府赴州在任寬惠清愼吏民稱之淮陰王阿那肱與猛有舊每欲擕

引之曾有勑徵詣闕似欲委寄韓長鸞等
沮難復除膠州刺史尋徵還令在南兗防捍後主平
陽敗還又徵赴鄴除大將軍齊亡入周尋卒
元景安魏昭成五世孫也高祖虔魏陳留王
父永少爲奉朝請自積射將軍爲元天穆
薦之於尒朱榮參立孝莊之謀賜爵代郡公
加將軍太中大夫二夏幽三州行臺左丞持節
招納降戶四千餘家榮又啓封永朝那縣子
邑三百戶持節南幽州刺史假撫軍將軍天平

初高祖以爲行臺左丞尋除頴川刺史又爲北
揚州刺史天保中徵拜大司農卿遷銀青光祿
大夫依例降爵爲乾鄉男大寧二年遷金紫光
祿大夫昱安沉敏有幹局少工騎射善於事人釋
褐尒朱榮大將軍府長流參軍加寧遠將軍又
轉榮大丞相府長流參軍高祖平洛陽領軍婁
昭薦補京畿都督又永啓迴代郡公授之加前
將軍太中大夫隨武帝西入天平末大軍西討
昱安臨陣自歸高祖嘉之即補都督與和中轉

領親信都督邙山之役力戰有功賜爵西華縣都
鄉男代郡公如故世宗入朝景安隨從在鄴于
時江南款附朝貢相尋景安妙閑馳騁雅有
容則每梁使至恒令與斛律光皮景和等對客
騎射見者稱善世宗嗣事啓減國封分錫將士
封石保縣開國子邑三百戶加安西將軍又授
通州刺史加鎮西將軍轉子爲伯增邑通前六百
戶餘如故天保初加征西將軍別封興勢縣開國
伯帶定襄縣令賜姓高氏三年從破庫莫奚於代

川轉領左右大都督餘官並如故四年從討契
丹於黃龍領北平太守後頻從駕再破茹茹遷武
衛大將軍又轉領左右大將軍兼七兵尚書時
初築長城鎮戍未立突厥強盛慮或侵邊仍
詔景安與諸軍緣塞以備守督領既多
且所部軍人富於財物遂賄貨公行顯祖聞之
遣使推檢同行諸人贓汙狼籍唯景安纖毫無犯
帝深嘉歎乃詔有司以所聚斂贓絹伍百疋賜
之以彰清節又轉都官尚書加儀同三司食高平

郡幹又拜儀同三師乾明元年轉七兵尚書加車
騎大將軍皇建元年又兼侍中馳驛詣鄴慰勞
百司巡省風俗肅宗曾與羣臣於西園讌射文
武預者二百餘人設侯去堂百四十餘步中的
者賜與良馬及金玉錦綵等有一人射中獸頭
去鼻寸餘唯景安最後有一矢未發帝令景安
解之景安徐整容儀操弓引滿正中獸鼻帝嗟
賞稱善特賚馬兩疋玉帛雜物又加常等大
寧元年加開府二年轉右衛將軍尋轉右衛大

將軍天統初判并省尚書右僕射尋出爲徐州刺史四年除豫州道行臺僕射豫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武平三年進授行臺尚書令刺史如故封歷陽郡王景安之在邊州鄰接他境綏和邊鄙不相侵暴人物安之又管內蠻多華少景安被以威恩咸得寧輯比至武平末招慰生蠻輸租賦者數万戶六年徵拜領軍大將軍入周以大將軍大義郡開國公率衆討稽胡戰沒子仁武平末儀同三司武衛隋驃騎將軍卒於丹陽太守初永兄祚襲

爵陳留王祚卒子景皓嗣天保時諸元帝室親近者多被誅戮疏宗如景安之徒議欲請姓高氏景皓云豈得棄本宗逐他姓大丈夫寧可玉碎不能瓦全景安遂以此言白顯祖乃收景皓誅之家屬徙彭城由是景安獨賜姓高氏自外聽從本姓永弟种子豫字景豫美姿儀有器幹永安中羽林監元顯入洛以守河內功賜爵永安君後爲濮陽郡守魏彭城王韶引爲開府諮議參軍韶出鎮定州啓爲定州司馬及

景安告景皓慢言引豫言相應和豫占云今時以衣袖掩景皓口云兄莫妄言及問景皓與豫所列符同獲免自外同聞語者數人皆流配遠方豫卒於徐州刺史

獨孤永業字世基本姓劉中山人母改適獨孤氏永業幼孤隨母爲獨孤家所育養遂從其姓焉止於軍士之中有才幹便弓馬被簡擢補定州六州都督宿衛晉陽或稱其有識用者世宗與語悅之超授中外府外兵參軍天保初除中

書舍人豫州司馬永業解書計善歌舞甚爲顯
祖所知乾明初出爲河陽行臺右丞遷洛州刺
史又轉左丞刺史如故加散騎常侍宜陽深在
敵境周人於黒澗築城戍以斷粮道永業亦築
鎮以抗之治邊甚有威信遷行臺尚書臺河清三
年周人寇洛州永業恐刺史叚思文不能自固
馳入金墉助守周人爲土山地道曉夕攻戰經
三旬大軍至寇乃退永業久在河南善於招撫
歸降者萬計選其二百人爲爪牙每先鋒以寡

敵衆周人憚之加儀同三司賞賜甚厚性鯁直不交權勢斛律光求二婢弗得毀之於朝廷河清末徵爲太僕卿以乞伏貴和代之於是西境蹙弱河洛人情騷動武平三年遣永業取斛律豐洛因以爲北道行臺僕射幽州刺史尋徵爲領軍將軍河洛民庶多思永業朝廷又以彊埸不安除永業河陽道行臺僕射洛州刺史周武帝親攻金墉永業出兵禦之問曰是何達官作何行動周人曰至尊自來主人何不出

看客永業曰客行忽遠是故不出乃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爲大軍將至乃解圍去永業進位開府封臨川王有甲士三萬初聞晉州敗請出兵北討奏寢不報永業慨憤又聞并州亦陷爲周將常山公所逼乃使其子須達告降於周周武授永業上柱國宣政末出爲襄州總管大象二年爲行軍摠管崔彥睦所殺

傅伏太安人世父元興儀同北蔚州刺史伏少從戎以戰功稍至開府永橋領民大都督周帝前攻

河陰伏自橋夜渡入守中潬城南城陷被圍二旬不下救兵至周師還伏謂行臺乞伏貴和曰賊巳疲弊願得精騎二千追擊之可捷也貴和弗許武平六年除東雍州刺史會周兵來逼伏出戰却之周尅晉州執獲行臺尉相貴以之招伏伏不從後主親救晉州以伏爲行臺右僕射周軍來掠伏擊走之周克并州遣韋孝寬與其子世寬來招伏曰并州已平故遣公兒來報便宜急下授上大將軍武鄉郡開國公即給告身以金馬瑙二酒

鍾爲信伏不受謂孝寬曰事君有死無貳此兒爲臣不能竭忠爲子不能盡孝人所讎疾願即斬之以號令天下周帝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召伏伏出軍隔水相見問至尊今在何處阿那肱曰已被捉獲別路入關伏仰天大哭率衆入城於廳事前北面哀號良久然後降周帝見之曰何不早下伏流涕而對曰臣三世蒙齊家衣食被任如此革命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帝親執其手曰爲臣當若此朕平

齊國唯見公一人乃自食一羊肋以骨賜伏曰
骨親肉踈所以相付遂別引之與同食令於侍伯
邑宿衛授上儀同勑之曰若即與公高官恐歸
投者心動努力好行無慮不富貴又問前救河陰
得何官職伏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開國公
周帝謂後主曰朕前三年教習兵馬決意往取
河陰正爲傅伏能守城不可動是以收軍而退
公當時賞授何其薄也賜伏金酒巵後以爲岷
州刺史尋卒齊軍晉州敗後兵將罕有全節者

其殺身成仁者有儀同叱于苟生鎮南兗州
周帝破鄴赦書至苟生自縊死又有開府中
侍中官者田敬宣本字鵬鸞人也年十四五便
好讀書既爲閽寺伺隙便周章詢請每至文
林館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暇他語及視古人
節義事未甞不感激沉吟顏之推重其勤學
甚加開奬後遂通顯後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
參伺動靜爲周軍所獲問齊主何在紿云已去
歐捶服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

又有雷顯和晉州敗後爲建州道行臺左僕射周帝使其子招焉顯和禁其子而不受聞鄴城敗乃降後主失并州使開府紇奚永安告急於突厥他鉢略可汗及聞齊滅他鉢處永安於吐谷渾使下永安抗言曰本國既敗永安豈惜賤命欲閉氣自絕恐天下不知大齊有死節臣唯乞一刀以顯示遠近他鉢嘉其壯烈贈馬七十匹而歸

高保寧代人也不知其所從來武平末爲營州

刺史鎮黃龍夷夏重其威信周師將至鄴幽州行臺潘子晃徵黃龍兵保寧率驍銳并契丹秣羯万餘騎將赴救至北平知子晃以發薊又聞鄴都不守便歸營周帝遣使招慰不受勑書范陽王紹信在突厥中上表勸進范陽署寶寧爲丞相及盧昌期據范陽城起兵寶寧引紹信集夷夏兵數萬騎來救之至潞河知周將宇文神舉巳屠范陽還據黃龍竟不臣周

史臣曰皮景和等爰自霸基策名戎幕間關

夷險迄於末運位高任重咸遂本誠亦各遇其時也傅伏之徒俱表忠節不然則丹青簡冊安可貴乎

贊曰唯此諸將榮名是保不愆不忘以斯終老傳子之輩逢茲不造末遇烈風誰知勁草

列傳第三十三　北齊書四十一



